

共學社史學叢書

新會梁啓超著

清代學術概論

(中國學術史第五種)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清代學術概論

中國學術史第五種

新會梁啟超著

一

今之恆言，曰「時代思潮」，此其語最妙於形容。凡文化發展之國，其國民於一時期，因環境之變遷，與夫心理之感召，不期而思想之進路，同趨於一方嚮；於是相與呼應洶湧，如潮然；始焉其勢甚微，幾莫之覺；寢假而漲——漲——漲，而達於滿度；過時焉則落，以漸至於衰熄。凡「思」非皆能成「潮」，能成「潮」者，則其「思」必有相當之價值；而又適合於其時代之要求者也。凡「時代」非皆有「思潮」，有思潮之時代，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。其在我國自秦以後，確能成爲時代

思潮者，則漢之經學，隋唐之佛學，宋及明之理學，清之考證學，四者而已。

凡時代思潮，無不由「繼續的羣衆運動」而成。所謂運動者，非必有意識，有計畫，有組織；不能分爲誰主動誰被動。其參加運動之人員，每各不相謀，各相不知；其從事運動時所任之職役，各各不同；所採之手段亦互異。於同一運動之下，往往分無數小支派，甚且相嫉視相排擊。雖然，其中必有一種或數種之共通觀念焉，同根據之爲思想之出發點；此種觀念之勢力，初時本甚微弱；愈運動則愈擴大，久之則成爲一種權威。此觀念者，在其時代中，儼然「現宗教之色彩」；一部分人，以宣傳捍衛爲己任，常以極純潔之犧牲的精神赴之；及其權威漸立，則在社會上成爲一種共公之好尚；忘其所以

然，而共以此爲嗜；若此者，今之譯語，謂之「流行」，古之成語，則曰「風氣」；風氣者，一時的信仰也；人鮮敢嬰之，亦不樂嬰之，其性質幾比宗教矣。一思潮播爲風氣，則其成熟之時也。

佛說一切流轉相，例分四期，曰：生，住，異，滅；

思潮之流轉也正然，例分四期；一：啓蒙期，（生）二：全盛期，（住）三：蛻分期，（異）四：衰落期，（滅）無論何國何時代之思潮，其發展變遷，多循斯軌。啟蒙期者，對於舊思潮初起反動之期也；舊思潮經全盛之後，如果之極熟而致爛，如血之凝固而成瘀，則反動不得不起；反動者，凡以求建設新思潮也；然建設必先之以破壞，故此期之重要人物，其精力皆用於破壞，而建設蓋有所未遑；所謂未遑者，非閣置之謂；其建

設之主要精神，在此期間必已孕育，如史家所謂「開國規模」者然；雖然，其條理未確立，其研究方法正在間錯試驗中，棄取未定；故此期之著作，恆駁而不純；但在穀亂粗糲之中，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；此啓蒙期之特色也；當佛說所謂「生」相。於是進爲全盛期：破壞事業已告終，舊思潮屏息潛伏，不復能抗顏行，更無須攻擊防衛以糜精力；而經前期醞釀培養之結果，思想內容日以充實；研究方法，亦日以精密；門戶堂與次第建樹，繼長增高，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」粲然矣；一世才智之士，以此爲好尚，相與淬厲精進；闖冗者猶希聲附和，以不獲廁於其林爲恥；此全盛期之特色也；當佛說所謂「住」相。更進則入於蛻分期：境界國土，爲前期人士開闢殆盡；然學者之聰明才力，終不能無所用也；只取得局部問題，爲「窄而

深」的研究；或取其研究方法，應用之於別方面；於是派中小派出焉；而其時之環境，必有以異乎前；晚出之派，進取氣較盛，易與環境順應，故往往以附庸蔚爲大國；則新衍之別派與舊傳之正統派成對峙之形勢，或且駸駸乎奪其席；此蛻化期之特色也；當佛說所謂「異」相。過此以往，則衰落期至焉；凡一學派當全盛之後，社會中希附末光者日衆；陳陳相因，固已可厭；其時此派中精要之義，則先輩已濫發無餘；承其流者，不過捃摭末節以弄詭辯；且支派分裂，排軋隨之，益自暴露其缺點；環境既已變易，社會需要，別轉一方向；而猶欲以全盛期之權威臨之，則稍有志者必不樂受，而豪傑之士，欲剏新必先推舊，遂以彼爲破壞之目標；於是入於第二思潮之啓蒙期，而此思潮遂告終焉；此衰落期無可逃避之運命，

當佛說所謂「滅」相。

吾觀中外古今之所謂「思潮」者，皆循此歷程以遞相流轉；而有清三百年，則其最切著之例證也。

二

「清代思潮」果何物耶？簡單言之：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，而以「復古」爲其職志者也；其動機及其內容，皆與歐洲之「文藝復興」絕相類；而歐洲當「文藝復興期」經過以後所發生之新影響，則我國今日正見端焉。其盛衰之跡，恰如前節所論之四期。

其啓蒙期運動之代表人物，則顧炎武胡渭閻若璩也。其時正值晚明王學極盛而敝之後，學者習於「束書不觀游談無

根」，理學家不復能繫社會之信仰；炎武等乃起而矯之，大倡「舍經學無理學」之說，教學者脫宋明儒羈勒，直接反求之於古經；而若璩辨偽經，喚起「求真」觀念，渭攻「河洛」，掃架空說之根據，於是清學之規模立焉。同時對於明學之反動，尙有數種方向：其一：顏元李塨一派：謂「學問固不當求諸瞑想，亦不當求諸書冊，惟當於日常行事中求之」；而劉獻廷以孤往之姿，其得力處亦略近於此派。其二：黃宗羲萬斯同一派，以史學爲根據，而推之於當世之務；顧炎武所學，本亦具此精神；而黃萬輩規模之大不逮顧，故專向此一方面發展；同時顧祖禹之學，亦大略同一逕路；其後則衍爲全祖望章學誠等，於清學爲別派。其三：王錫闡梅文鼎一派：專治天算；開自然科學之端緒焉。此諸派者，其研究學問之方法，

皆與明儒根本差異；除顏李一派中絕外，其餘皆有傳於後；而顧閻胡「尤爲正統派」不祧之大宗。其猶爲舊學（理學）堅守

殘壘效死勿去者，則有孫奇逢李中孚陸世儀等；而其學風已由明而漸返於宋；即諸新學家，其思想中，留宋人之痕跡猶不少；故此期之復古，可謂由明以復於宋，且漸復於漢唐。

其全盛運動之代表人物，則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也；吾名之曰正統派。試舉啓蒙派與正統派相異之點：

一，啓蒙派對於宋學，一部分猛烈攻擊，而仍因襲其一部分；正統派則自固壁壘，將宋學置之不議不論之列。二，啓蒙派抱通經致用之觀念，故喜言成敗得失經世之務；正統派則爲考證而考證，爲經學而治經學。正統派之中堅，在皖與吳；開吳者惠，開皖者戴。惠棟受學於其父士奇，其弟子有江聲余

蕭客，而王鳴盛、錢大昕、汪中、劉台拱、江藩等皆汲其流。戴震受

學於江永，亦事棟以先輩禮；震之在鄉里，衍其學者，有金榜

程瑤田、凌廷堪、三胡——匡衷、培、翬、春喬——等；其教於京師，弟

子之顯者，有任大椿、盧文弨、孔廣森、段玉裁、王念孫，念孫以授其

子引之，玉裁、念孫引之最能光大震學，世稱戴段二王焉。其

實清儒最惡立門戶，不喜以師弟相標榜；凡諸大師皆交相師友

，更無派別可言也。惠戴齊名，而惠尊聞好博，戴深刻斷制

，惠僅「述者」而戴則「作者」也；受其學者，成就之大小亦因以

異；故正統派之盟主必推戴。當時學者承流向風各有建樹者

，不可數計；而阮元、王昶、紀昀、畢沅輩，皆處貴要，傾心宗向，

隱若護法，於是茲派稱全盛焉。其治學根本方法，在一實事

求是，「無徵不信」；其研究範圍，以經學爲中心，而衍及小學

，音韻，史學，天算，水地，典章制度，金石，校勘，輯逸，等等；而引證取材，多極於兩漢；故亦有「漢學」之目。當斯時也，學風殆統於一；啓蒙期之宋學殘緒，亦莫能續；僅有所謂古文家者，假「因文見道」之名，欲承其祧；時與漢學爲難；然志力兩薄，不足以張其軍。

其蛻分期運動之代表人物，則康有爲梁啓超也；當正統派全盛時，學者以專經爲尙；於是有莊存與始治春秋公羊傳有心得；而劉逢祿襲自珍最能傳其學。公羊傳者，「今文學」也；東漢時，本有今文古文之爭，甚烈；詩之毛傳，春秋之左傳，及周官，皆晚出，稱古文，學者不信之；至漢末而古文學乃盛；自閻若璩攻僞古文尙書得勝，漸開學者疑經之風，於是劉逢祿大疑春秋左氏傳，魏源大疑詩毛氏傳，若周官則宋以來

固多疑之矣；康有爲乃綜集諸家說，嚴畫今古文分野，謂凡東漢晚出之古文經傳，皆劉歆所僞造；正統派所最尊崇之許鄭，皆在所排擊；則所謂復古者，由東漢以復於西漢。有爲又宗公羊立「孔子改制」說，謂六經皆孔子所作，堯舜皆孔子依託；而先秦諸子，亦罔不「託古改制」；實極大膽之論，對於數千年經籍謀一突飛的大解放，以開自由研究之門。其弟子最著者，陳千秋梁啟超，千秋早卒，啟超以教授著述大弘其學；然啟超與正統派因緣較深，時時不慊於其師之武斷，故末流多有異同。有爲啟超皆抱啟蒙期「致用」的觀念，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，頗失「爲經學而治經學」之本意，故其業不昌。而轉成爲歐西思想輸入之導引。

清學之蛻分期，同時卽其衰落期也。顧闈胡惠戴段二

王諸先輩，非特學識淵粹卓絕，卽行誼亦至狷潔；及其學既盛，舉國希聲附和，浮華之士亦競趨焉；固已漸爲社會所厭。

且茲學肇肇諸大端，爲前人發揮略盡；後起者率因襲補苴，無復創作精神；卽有發明亦皆末節，漢人所謂碎義逃難也；而其人猶自倨貴，儼成一種「學閥」之觀。今古文之爭起，互相詆謫，缺點益暴露。海通以還，外學輸入；學子憬然於竺舊之非計，相率吐棄之，其運命自不能以復久延。然在此期中，猶有一二大師焉，爲正統派死守最後之壁壘；曰俞樾曰孫詒讓，皆得統於高郵王氏；樾著書惟二三種獨精絕；餘乃類無行之袁枚亦衰落期之一徵也；詒讓則有醇無疵，得此後殿，清學有光矣。樾弟子有章炳麟，智過其師；然亦以好談政治，稍荒厥業。而續谿諸胡之後有胡適者，亦用清儒方法治學，有正

統派遺風

綜觀二百餘年之學史，其影響及於全思想界者；一言蔽之，曰：「以復古爲解放」。

第一步：復宋之古，對於王學而得解放；第二步：復漢唐之古，對於程朱而得解放；第三步：復西漢之古，對於許鄭而得解放；第四步：復先秦之古，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；夫既已復先秦之古，則非至對於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。

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，則科學的研究精神實啓之。

今清學固衰落矣；「四時之運，成功者退，」其衰落乃勢之必然，亦事之有益者也，無所容其痛惜留戀；惟能將此研究精神轉用於他方向，則清學亡而不亡也矣。

略論既竟，今當分說各期。

三

吾言『清學之出發點，在對於宋明理學一大反動』夫宋明理學何爲而招反動耶？學派上之「主智」與「主意」；「唯物」與「唯心」；「實驗」與「冥證」；每迭爲循環。大抵甲派至全盛時必有流弊；有流弊斯有反動，而乙派與之代興；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動亦然。然每經一度之反動再興，則其派之內容，必革新焉而有以異乎其前；人類德慧智術之所以進化，胥恃此也。此在歐洲三千年學術史中，其大勢最著明；我國亦不能違此公例；而明清之交，則其嬗代之跡之尤易見者也。

唐代佛學極昌之後，宋儒採之，以建設一種「儒表佛裏」的新哲學；至明而全盛。此派新哲學，在歷史上有極大之價值，自無待言。顧吾輩所最不嫌者，其一：既採取佛說而損益之，何可諱其所自出，而反加以醜詆；其二：所創新派既並非

孔孟本來面目，何必附其名而淆其實。是故吾於宋明之學，認其獨到且有益之處確不少；但對於其建設表示之形式，不能曲恕；謂其既誣孔，且誣佛，而並以自誣也。明王守仁爲茲派晚出之傑，而其中此習氣也亦更甚；卽如彼所作朱子晚年定論，強指不同之朱陸爲同，實則自附於朱，且誣朱從我。此種習氣，爲思想界之障礙者有二：一曰遏抑創造：一學派既爲我所自創，何必依附古人以爲重；必依附古人，豈非謂生古人後者便不應有所創造耶？二曰獎厲虛僞：古人之說誠如是，則宗述之可也；並非如是，而以我之所指者實之，此無異指鹿爲馬，淆亂真相，於學問爲不忠實。宋明學之根本缺點在於是。

進而考其思想之本質，則所研究之對象，乃純在紹紹靈

靈不可捉摸之一物；少數俊拔篤摯之士，曷嘗不循此道而求得身心安宅，然效之及於世者已鮮；而浮僞之輩，撫拾虛辭以相夸煽，乃甚易易；故晚明「狂禪」一派，至於「滿街皆是聖人」，「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」，道德且墮落極矣。重以制科帖括，籠罩天下；學者但習此種影響因襲之談，便足以取富貴弋名譽；舉國靡然化之，則相率於不學，且無所用心。故晚明理學之弊，恰如歐洲中世黑暗時代之景教；其極也，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閉塞不用；獨立創造之精神，消蝕達於零度；夫人類之有「學問」，其天性也；「學問飢餓」至於此極，則反動其安得不起。

四

當此反動期而從事於「黎明運動」者，則崑山顧炎武其第